

悦世

心晴坊
女性时尚



锦绣未央 1

JIN XIU
WEI YANG

秦简
QIN JIAN
作品

宅斗大神 **秦简**
最霸气作品凶猛来袭!
比《步步惊心》更惊心动魄!

蝉联潇湘书院
月票榜钻石榜
订阅榜TOP1

浅绿
安知晓
天下归元
潇湘冬儿

联袂
推荐

史上最反骨的女主
教你生存法则，
让你学会在爱情中所向无敌。

女儿身，男儿志，
剔透骨，玲珑心。
锦绣红颜引无数男儿竞折腰。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AL PRESS

JIN XIU
WEI YANG

锦绣未央

1

秦简
QIN JIAN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锦绣未央:全3册 / 秦简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 7

ISBN 978-7-5399-6254-2

I. ①锦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08582号

书 名 锦绣未央(1、2、3)

作 者 秦 简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石 颖 夏 童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夏 童 王 宁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75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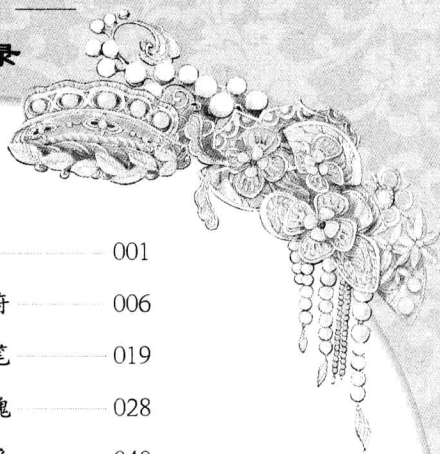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55

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,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254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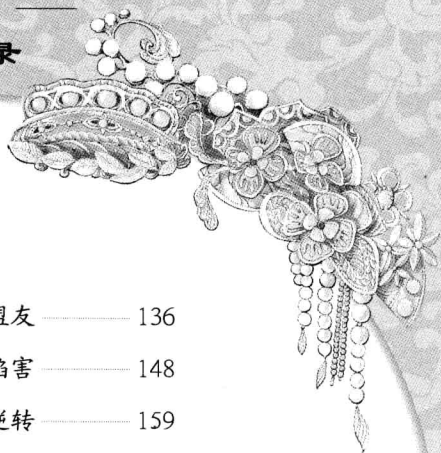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75.00元(全3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楔子 | 001 |
| 第一章 重回李府 | 006 |
| 第二章 大赚一笔 | 019 |
| 第三章 南院惊魂 | 028 |
| 第四章 重逢旧爱 | 040 |
| 第五章 赈灾五策 | 050 |
| 第六章 三房离世 | 064 |
| 第七章 百花斗艳 | 073 |
| 第八章 射箭比赛 | 083 |
| 第九章 棋逢对手 | 091 |
| 第十章 归途遇险 | 105 |
| 第十一章 大难不死 | 117 |
| 第十二章 回到李府 | 126 |

1
目 录

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十三章 | 成为盟友 | 136 |
| 第十四章 | 栽赃陷害 | 148 |
| 第十五章 | 形势逆转 | 159 |
| 第十六章 | 争风吃醋 | 172 |
| 第十七章 | 惹祸上身 | 185 |
| 第十八章 | 二次出击 | 197 |
| 第十九章 | 德妃落难 | 207 |
| 第二十章 | 蒋家出击 | 222 |
| 第二十一章 | 大难临头 | 241 |
| 第二十二章 | 毁容之后 | 256 |
| 第二十三章 | 身世之谜 | 271 |



楔子

大历

冷宫的房檐下，李未央数着长发上的第六只虱子。常年没有洗澡，身上像覆了层厚厚的盔甲，捉虱子便成了她打发时间的唯一方法。

十二年了，她被关进冷宫整整十二年了。未央抬起头看着天空，每到这样下雨的天气，一双腿传来的痛楚足以让她痛得发狂。

她是丞相李萧然的亲生女儿，只可惜，她不是从大夫人的肚子里爬出来的，而是由一个身份低微的婢女所生，再加上生于二月，应了那句二月的女儿对父母不利的传言，因此被父亲送给远房的族亲收养。可惜族亲并不待见自己这个庶女，将她丢在乡下自生自灭，她这样一个出身于大历第一豪门的贵女，竟不得不亲自操持家务，甚至下地劳作。金枝玉叶，被弃民间，若非后来嫡姐李长乐不肯嫁给那人，父亲和大夫人怎么也不会想起她来……

长乐、未央，一听便分得出谁贵谁贱。初回李府，她满心欢喜地以为父亲终于想起了自己，然而，却只听到父亲舒心地对美丽高贵宛若仙人的嫡姐李长乐说：“仙蕙，你不必再烦心了，这个丫头会替你嫁给拓跋真。”

嫡姐李长乐，字仙蕙，多么美丽的名字，当时的未央这样想着，却没想到，这个名字将会是她一生的噩梦。

后来，她如父亲希望的，入三皇子府，一心一意地扶持拓跋真一步步从皇子登上帝位，更为他生下长子玉里，直到拓跋真登基，封她为后，足足花了八年时间。拓跋真曾说她肤如凝脂，眉目如画，是上等的美人。可是上等的美人终究不比世间

的仙子，转眼间，就如墙角的烂泥，不堪入目。

后来呢？后来——

李未央每每想到那一天，都要发笑。笑自己那年轻无畏的时节，笑她现在离过去那么遥远。

还记得那一夜，坤宁宫内所有的人都被处了极刑，似乎是急于结束一切或是掩盖一切，他们甚至没有被带到刑房，一切在她寝宫外的庭院里就开始了。坤宁宫的大门被紧紧锁闭，受刑的人皆被封上了嘴。一瞬间，坤宁宫里血雨腥风。

李未央，被拖到皇帝拓跋真面前。

拓跋真素来就深邃的眸子寒光凛凛，目光冷峻得极端无情：“你这个贱人，连自己的亲姐姐也能狠心毒害。”

李未央满心凄楚，只是道：“我害她？我从未害过她！”

拓跋真毫不留情地一脚踹在她的心口，李未央当场一口血吐出来，却惹来他嫌弃的目光：“贱人，长乐难产，朕不在宫中，宫女去求你，为何你却躲在坤宁宫中避不见面？你分明是成心要害死她！若非我回来得早，她必定是一尸两命！”

李未央抬起头看着眼前的拓跋真，他还是这样俊美，俊美得仿佛天上的太阳。其实，她从来都不懂这个男人，她不知道自己爱上的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，可以温柔到何种程度，可以无情到何种程度。甚至于，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天大的笑话，那么巴巴地倒贴着、痴恋着、自以为是地付出着，却不知，他根本从不稀罕。

李未央冷冷一笑：“皇上只想到姐姐，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儿子玉里？就在你与姐姐的儿子出生那一天，我的玉里却得了重病奄奄一息，我把太医招来救他又有什么错？难道姐姐是人，我的儿子就不是人了吗？现在姐姐顺利为你生下了儿子，一出生你就册封他为太子，我的玉里却死了。你答应过我的，要让玉里做太子！你不是皇帝吗，为什么要出尔反尔？为什么？”

拓跋真冷酷的面容让人心寒，满脸的漠然迫视着她：“朕已经封了你做皇后，你还不知足！还奢望太子之位！”

李未央只觉得满口的铁腥味道，声音如浮在水面冷冷相触的碎冰：“皇后？是，我是皇后，可废后的诏书早已摆在你的案上，只等姐姐生下一个皇子就要盖上玉玺！拓跋真，我有什么错？嫁给你八年，我是怎样对你的！”她一边说，一边轻轻解开外衣，露出心口那道凝结狰狞的疤痕，指着它，缓缓地、一个字一个字地道，“先帝三十八年，我为你挡了刺客的一剑，正中心口！先帝四十年，明知道先太子递过来的是毒酒，我为你一口饮下！先帝四十一年，我知道七皇子要杀你，连夜马不停蹄地奔波八百里去告诉你！先帝四十二年，你赈灾之时感染了瘟疫，我驱

散宫人孤身一人，衣不解带地照顾了你整整四十八天！你登基的时候向我许诺过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说你做一天的皇帝，我就做一天的皇后！可你却在后来爱上了李长乐，不但让她的孩子做太子，甚至要废掉我！拓跋真，你对得起我？”

拓跋真神色平静，漠然地看着她，那种漠然，像是一点也不在乎，所以视她而不见。那种漠然，如此自然，似乎他天生就是这般模样。

他的神色令她的心猛然一抽，仿佛被一枚极细极锋利的针猝不及防地刺进了心扉，疼得她狠狠地吸了一口气，虽然面上还得维持着坚强，可眼底已是掠过了一丝哀凉。

“长乐才是朕倾心爱慕的人，朕原本打算，即使废掉你的皇后之位，也会为你在后宫保留一席之地，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”

“衣食无忧？”心底像被什么坚硬锋利的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刨着，由浅坑慢慢汇集为深渊，直至把她的心似乎也给刨穿了。李未央的面容如同一块马上将碎裂的浮冰。八年夫妻，同过患难，共过艰苦，他最困难的时候只有她站在他身旁，可是他登基为帝，却对李长乐爱慕如斯，不但要废掉她，还口口声声说会让她衣食无忧！

“我为你做尽一切，甚至不惜以命相护，等来的就是‘衣食无忧’四个字吗？八年！八年的夫妻，抵不过李长乐一张貌若天仙的脸。衣食无忧，谁要你的衣食无忧！我辛辛苦苦用命换来的一切，你这样轻易地给了另外一个女人！还要我对你们感恩戴德吗？”

拓跋真赫然一掌重重拍在案上，惊得茶盏砰地从桌面上滚落，他的面庞微微扭曲：“住口！什么另外一个女人，长乐是你的姐姐！”

李未央轻嗤一声：“姐姐？她是高高在上的仙女，是李家的嫡出大小姐，是天上的云彩！我呢？我不过是李家庶出的女儿，是父亲都不会理睬的灾星，是地上的泥巴！她若真的把我当做妹妹，又怎么会夺走我的夫君、夺走我儿子的太子之位！”

拓跋真轻轻哼了一声，径自垂下头，用阴鸷深沉的眼缓慢地扫过李未央那惨白的容颜，目光慑得人几近窒息：“长乐天真善良、纯洁无瑕，平日里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你连她一根手指都比不上！至于玉里，被你教得那样不懂事，竟然对长乐口出不敬之语，有什么资格坐太子之位！”

天真善良、纯洁无瑕？从小到大做好事的都是自己，可是担负美好名声的永远是姐姐！只因为她长了一张美丽的面孔，就能够被众人当做仙女供起来！李未央只觉得自己说不尽的可笑，拓跋真的声音如同一把钢刀，一刀刀刺入她的心头，鲜

血淋漓，隐隐有热泪从她干涸而空洞的眼窝中缓缓流出。她的目光含着无限的痛意道：“是，我比不上姐姐！可是玉里何其无辜，他不过是一个四岁的孩子，他什么也不懂，他只是眼睁睁看着我为你伤心落泪，一时不忿说了两句埋怨姨娘的话而已，你何其冷酷竟然将他关了三天三夜！若非如此，他怎么会染上肺病，怎么会小小年纪就魂归黄泉！他是你的亲生儿子啊，只因为他说了一句不懂事的话，你就要这样对待他！我做错了吗？我让所有太医来给他诊治，我要救自己的亲生儿子！你只想着李长乐，我的玉里浑身高热，大声地对我叫着说：‘母后，好痛！母后我好痛！’你知道我的痛苦吗？如果可以我情愿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他活下去！那么多人宝贝你的李长乐，我的玉里只有我了！为什么李长乐生产我却要去她宫中照顾她，那时候我的玉里还在死亡线上挣扎！现在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要玉里活过来！我恨李长乐，我恨透了她的，我恨她恨得恨不能生生撕扯了她的血肉！”

“你这个贱人！”拓跋真越发愤怒，他无比厌恶眼前的女人，“你要恨就恨朕好了！她不肯的，是朕执意要让她入宫，立她为后！她这样善良纯洁的人，怎么会有你这种可怕的妹妹！”他疾步至李未央身前，一把狠狠抓住她，“朕绝不会原谅你的！朕要你一辈子都生不如死！来人，斩断这贱人的双腿，把她打入冷宫！”

接着，李未央看着那一样艳黄色的东西，在黑漆漆的宫里，它的颜色盖过了所有，撕裂了整个世界。她知道，这是废后的诏书，废后啊！

太监絮絮地宣着旨，四周那一双双眼睛像毒箭一般射了过来，似乎要将她万箭穿心。而她犹如魂飞太虚，在她的意念中冲撞奔腾的只剩下恨意二字，再也听不到其他。她的整副心神已抛下她破败的躯体冲向了遥不可及的天空。

拓跋真，你好狠毒的心，好狠毒的心啊！她捧着自己的心讨好地匍匐在地上，而他，看也没有看一眼，一脚便将它毫不留情地踏碎了！如今，这不仅是伤害着她的身体，更是凌迟着她的尊严与灵魂。李未央狂笑不止，她曾经说过最爱江南的风景，有朝一日尘埃落定，要去江南看风景，品好茶，听最喜欢的小调，走遍千山万水。拓跋真说过会记住，一辈子都会记住，正是因为他记住了，所以现在用来惩罚她！她不是想要走遍千山万水吗，他就要斩断她的双腿！她不是在乎皇后之位吗，他就要废掉她的皇后，把她打入冷宫！拓跋真，你好狠，你真的好狠！

冷宫的屋檐下，李未央微微眯起眼睛。从那以后，拓跋真便立了李长乐为皇后，册封她的儿子为太子，一生椒房独宠，荣光无限，而她李未央，已经被世人遗忘了。

苟延残喘地活着，不过是熬不过这一口气，她对自己说，要活过李长乐，要活过李长乐！

就在这时，冷宫的门开了，李未央看见了一点昏黄的暖光从门口幽幽地飘了进来。

“李氏，快跪下接旨！”

跪下？她的一双腿都被斩断，何来跪下！

李未央一时不能明白他在说些什么，昏沉的头脑和耳中尖锐的嘶叫声让她无法思考，她被人拖着按倒在地上。

“陛下旨意，废后李氏无德，冷宫中不思己过，日夜诅咒皇后，鸩酒处死！”

“李娘娘，你也不要怪别人，皇后忧虑惊惧，日不安枕，陛下找人算过，说是你的命数太硬，克了皇后。你就早日离去，投个好胎吧！”

毒酒一杯，竟然是毒酒一杯啊！她做了一辈子的好女人，为他做牛做马，做了一辈子的好皇后。她在大战时不顾病体亲自勉慰将士，逢灾难冒风险为灾民开仓放粮，不惜触怒拓跋真也要匡正他为政的失误，对内监宫女更是宽容慈爱，可她现在得到了什么回报？到了她落难的时候，有谁肯站出来为她说一句话？没有！李未央哈哈大笑，状若疯狂：“拓跋真，李长乐，你们好，你们待我真好啊！下辈子，我李未央发誓，再不与人为善，绝不入宫，誓不为后！”

老太监看着废后李氏，心中微微悲悯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将她拉下去吧。”

隔了很远，都能听见李未央痛苦疯狂的声音，那道声音如同诅咒，在深宫中经久不散，摄人心魂……



第一章

重回李府

早晨，薄薄的浓雾之中，一辆马车进入了京都，车帷挂着用五彩琉璃珠串成的绣带，大红色的锦缎迎枕和坐垫上绣了精致富丽的牡丹花，整个车内装饰精致、华丽，外面看起来却只是代步的青帷小油车，朴实无华，看不出丝毫奢侈的端倪。

李未央坐在车里没有多看一眼，因为她早已知道，这不过是大夫人用来震慑她的东西罢了。而这，不过是刚开始。本以为在冷宫中惨死已经是人生的终结，却不料噩梦醒来，她竟然回到了过去。现在是永明帝三十一年二月十二，也就是说她回到了二十三年前，这一年她十三岁，刚刚从平城被接回京都。

那一整夜，李未央都被“前世”的记忆折磨，恨不得放声大哭，却因为屋子太过于狭小，只要发出声音就会被人听见而不能哭。她怕一眨眼自己又变成冷宫里被世界抛弃的废人，害怕听到李府这个名字，但是想到她憎恶的那两个人此时锦衣玉食地生活在京都，她又恨不得立刻揣上刀子冲过去，将他们千刀万剐……痛痛快快地哭了一会儿，宣泄过的情绪慢慢地平静下来。前生的她，以为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尽心尽力将一切做到最好，就能苦尽甘来、枯木逢春。可是谁能想到，一切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，她用善良与守候换来的不过是可怕的背叛。被无情的父亲、冷酷的夫君，还有那个一心被自己视为好姐姐的人……自己虽然比不上李长乐美貌，可对拓跋真是真心真意、舍生忘死。如果不是自己，拓跋真早就死了数回了，哪里轮得到他登上皇位？可自己却被当成垃圾一样丢进了冷宫……

既然老天给了自己重生的机会，她为什么要放过他们？总有一天，这笔账，她会向这些人，一个一个全部讨回来！

白芍小心地将一杯热茶放在马车的紫檀木小茶几上，看了一眼始终闭目养神的李未央，有点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陪她解闷聊天，看三小姐的模样，倒不像是感到旅途寂寞的样子。她看了一眼对面的紫烟，见对方也流露出奇怪的神情，不由得心中更加忐忑起来。她们都是平城李家送来伺候三小姐的丫头，可是这位三小姐的性格，她们还没有摸清楚，所以更加不敢贸然开口……

李未央轻轻闭着眼睛，记忆回到了当年回府的那一幕。当自己小心翼翼地进入丞相府的时候，大夫人上下打量了自己一番，面上露出的笑容很是温和，轻“嗯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孩子看着就是有福气的，带她去换身衣裳吧。”

当时的她本就畏畏缩缩、忐忑不安，听到这话心中自然是充满了感激。一个小小的庶女，又是出生在二月，若不是大夫人开恩，父亲怎么会突然想起她来呢？可惜当年的她，却看不到大夫人眼底的轻蔑和冷笑。

刚回府的时候，李未央几乎大字不识一个，是典型的乡野丫头。

一个丞相府的千金，居然不识字，传出去简直会让人笑掉大牙。李未央现在想想，拓跋真当年只是个默默无闻的皇子，毫无登基为帝的可能，父亲和大夫人怎么会舍得将美若天仙的姐姐李长乐嫁给他呢？然而他毕竟有个身份高贵的养母武贤妃，才不能轻易拒绝。只是他们也没有想到，后来拓跋真居然做了皇帝，而自己这个当年连名字都不会写的野丫头，居然会当上皇后。

紫烟笑着，打断了她的思路道：“三小姐，咱们快到了。”

李未央透过车帘向外望去，马车早已过了正安门，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丞相府所在的阊门大街。短短的一段距离，单调而冰冷的马蹄声却让时间骤然拉长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马车终于停了下来。

跟车的婆子已声音温和地隔着车窗的帘子道：“三小姐，到了！”随后将脚凳放好，白芍和紫烟先后踩着脚凳下了车，然后转身服侍李未央下了车。

进了府，穿过无数个走廊，走廊外头皆挂着一溜儿的细竹吊铜钩的鸟笼子，有画眉、百灵、红子、黄雀，还有来自千里之外的红脖、蓝脖、虎皮、太平鸟、朱顶红等，真是百鸟齐鸣，悦耳动听。李未央看了一眼那架在皮手套上目露凶光的鸽子，淡淡转开了视线。

一路上，到处都有穿着湛蓝小袄官绿色比甲的丫鬟，敛声屏气地垂手立着。看见李未央，丫鬟齐齐屈膝行了福礼，和前世一模一样的场景。李未央微微一笑，并不停下来看周围向她行礼的丫头们，径直跟着引路的丫头向前走。白芍和紫烟见到

这情形，都快步跟了上去。

“看到没有！那个就是三小姐！”

“长得挺漂亮呢！仪态也很好。不是说在乡下长大的吗？”

“是啊，小姐就是小姐，没有因为在乡下长大就畏首畏尾的呢！”

李未央对这些议论并不感兴趣，一路走到荷香院的正屋门口。立在一旁的小丫鬟早就殷勤地擦了帘子，见她们走近，笑容满面地喊了一声“三小姐”。

李未央朝着那小丫鬟笑着点了点头，进了正屋。

白芍和紫烟一路跟着进去，却看到地上铺的是光滑如镜的金砖，头顶上挂着美丽的八角宫灯，屋子里有紫檀木嵌象牙花映玻璃的楠木隔断，其余家具全都是花梨木与酸枝木所制，极尽奢华之能，雕工精致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两个从平城而来的丫头不由得屏住了呼吸。

实在是太……奢华了！

然而本最该被这些富贵景象所震慑的李未央，却看都不看这些美丽的摆设一眼，只是轻轻走上去，笑容可掬地向正座上的老妇人行了一礼：“未央见过祖母、母亲和诸位婶娘。”

在前生，孟氏这位祖母虽然沉默寡言，但做人处事都说得上公正，从来不曾偏颇哪一个人，所以李未央一直对她有很深的好感。可惜老夫人身体不好，在李未央还没有登上皇后之位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。

屋子里，居中暖榻上坐着的孟氏身穿五福捧寿纹样的宝蓝色绞丝大袄，头上戴着中间缀着一颗翠玉的银鼠皮昭君套，见李未央盈盈行礼，她淡淡点了点头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回来就好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听到这句话，李未央的眼睛刹那间就红了，看在众人眼睛里，顿时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。

这时候，一位身穿蜜合色大袖圆领湘绸裙子，发上是点金凤簪的美丽妇人笑了笑，主动走过来将李未央搀扶起来，上下打量了她一番，笑道：“老夫人，您看，这真是个标致的丫头呢！”说完，她看了坐在一旁的大夫人一眼，“真要给大嫂贺喜了，又添了一个美貌的千金。”

大夫人蒋氏脸上微微笑了，可是眼底却不见丝毫的笑容。她慢慢打量了李未央一眼，道：“的确是个好孩子。快过来，让我仔细瞧瞧。”

李未央眼角一跳，脸上却露出恭顺的笑容，轻轻从刚才搀扶她的二夫人温氏身旁走过，仪态端庄地走到蒋氏面前，又福了福，道：“母亲。”

蒋氏十分慈爱地看着她，道：“都说平城山水好、养人，看起来真是一点不假。你刚出生的时候只有小猫大，身子也不好，瞧瞧现在，气色比从前好多了，这

可是因祸得福呢！”

山水好？养人？李未央心中冷笑一声。平城李家见她不得宠，甚至将她丢到乡下农户家中自生自灭，差点就把她养死了，居然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因祸得福，这脸皮也真不是一般的厚！

想到这里，她俏生生地笑了笑：“母亲说得是，未央多年来多亏您的照拂了。”

蒋氏只是很满意地笑了，顺势拉着她的手，道：“我的心意你领了就好，从今往后就回到家了，以后多和姐姐妹妹亲近就是，缺什么少什么都来跟我说。”

一旁的三夫人周氏只是温和地看着这一幕，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，而刚才搀扶过李未央的二夫人温氏的脸上，却露出了一丝讽刺的笑容。老夫人则自始至终都是淡淡的，捻着手里的佛珠。

“是，未央一定遵从母亲的教诲。和……姐姐妹妹们多亲近。”在旁人看来，李未央脸上露出一丝红晕，说话又似乎极为顺从，

大夫人看了一眼她身后的紫烟和白芍，点点头，道：“身边就跟着这两个小丫头也实在不像个样子，画眉，从今往后你就跟着三小姐吧，好好照顾她。”

一名秀眉凤眼、身形窈窕的丫头应声出列，恭敬地向李未央行了个礼。

“你也大了，身边只有这两个一等丫头也不够，如今先补上一个，回头等过了年再加一个，二等的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，至于三等的好办，看着差不多的就慢慢添起来。”大夫人这样说道，十足一个慈母的模样。

李未央笑着拜谢了，她知道，此刻不光是大夫人在打量她，就连一旁的老夫人孟氏、二夫人温氏和三夫人周氏都在评估她。这一家子，自己的父亲是丞相，嫡母蒋氏当家，可是二夫人和大夫人近年来却是互别苗头，至于三夫人嘛……总之，彼此之间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。对刚回来的她而言，站稳脚跟才是最重要的。

大夫人又看了她一眼，皱眉道：“这孩子，怎么穿得这样单薄。”说着她招招手，“把我准备的那件鹤氅拿过来。”

当着众人的面，她笑着亲自为李未央披上了鹤氅。

鹤氅又轻又暖，浅玫红的茧绸面子上用金线绣出了牡丹纹样，边缘则是用黑线勾勒的云纹，里头的银鼠里子全都是大毛，看起来十分暖和。李未央轻轻一摸，便发现里子是旧的，显然是大夫人为了在众人面前做面子，特地从箱子底下拿出来做人情的。她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多谢母亲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外面有人进来禀报蒋氏道：“大夫人，御史夫人送了五匹从宁州运来的贡品流云葛，您看……”

大夫人点点头，笑着站起来，道：“老夫人，我有事便先告退了。未央，一会

儿我办完了事，就送你去见过你父亲。”

李未央连忙笑道：“是，劳烦母亲费心了。”

孟氏手上的佛珠动了动，只是略点点头，大夫人便笑着告辞了，她一走，二夫人三夫人的人便都跟着站起来。尤其是二夫人温氏，很是失望地看了一眼李未央，她原本还以为会有机会看这庶女告蒋氏一状，谁知却是个软柿子，吃了那么多苦都不敢说一句半句的。

三位夫人一走，满屋子的莺莺燕燕也就都跟着走了。

孟氏看了眉清目秀的李未央一眼，不知为何突然叹了口气，对一旁的罗妈妈道：“送这孩子出去吧。”

李未央跪倒在地，又认真地给孟氏磕了个头，才跟着罗妈妈离开。

罗妈妈送李未央到屋檐下，就听见李未央突然“咦”了一声，不由得顿住了脚步：“三小姐这是怎么了？”

李未央摇了摇头，脸上也露出奇怪的表情，仿佛是无意一般，摸了摸自己的后颈。罗妈妈不再说话，继续往前走，却故意落后半步，看了一眼李未央的后颈，发现那里竟然出现了几个红点，像是刚刚被针扎出来的一般，汩汩往外冒血，顿时愣住了。

李未央像是强忍着，没走几步却眼泪汪汪的，罗妈妈再也看不下去，笑道：“三小姐这鹤氅上的花样真是漂亮，老夫人最近也想要做一件，不知道能不能脱下来借奴婢们看两天？”

老太太穿的衣裳，花样颜色自然是和自己的不同，李未央明明听得明白，却仿佛听不懂一样，顺从地脱下了鹤氅递给罗妈妈。罗妈妈接过，手指有意无意地在那银鼠里子上抚了抚，随后脸色微微变了。

“罗妈妈，怎么了？”李未央天真地道。

罗妈妈看了一眼周围的丫头们，脸上的笑容不改：“没事，三小姐快去看看新居吧，老夫人身边离不开奴婢，得赶紧回去。”

李未央看着对方手中抱得紧紧的鹤氅，微微笑了：“是，罗妈妈赶紧回去吧！”

罗妈妈一路抱着鹤氅回到荷香院，屏退了丫头，对孟氏道：“老夫人，奴婢有事禀报。”

孟氏见她神情郑重，便点点头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罗妈妈小心地把事情说了一遍：“虽然这事情本不该奴婢管，可是三小姐实在是可怜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还当宝贝一样摸了又摸，到底是小孩子，不知道要防备人。”

孟氏见她这么说，从她手上接过鹤氅，心里疑惑，手下就揉捏了两下，忽然觉得手感有异，忙低头去看：“咦，这是什么？”

就见柔软服帖的皮毛内，有一小块皮毛向旁边翻起来，还冒出些刺来。仔细一看，又不是刺，而是几根细针，细如毫毛一般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

“怎么衣服里有这个？”孟氏的眉头皱起来。

“三小姐到底是小姑娘，哪里懂得这些东西。这细针极短，并不十分厉害，再有那块皮毛挡着，穿着的人是感觉不出什么来的，只是若人一走动，那这些细针就会扎破皮肤。”

“这些黑心的奴才，这样粗心大意！”孟氏怒道。

李未央虽然不是她看着长大的，可也是她的孙女，又是个眉清目秀的懂事孩子，怎么会刚一进府就有人这样整治她呢？可是孟氏转念一想，除了大夫人蒋氏，谁也不会有这胆子的！她的面色越发不好看了：“这鹤氅可是当着我的面给的，这是要给我难堪吗？”

罗妈妈很少见到孟氏发怒，连忙低下头去：“老夫人，这事情也未必是大夫人做的，看她对三小姐那么好……”

“好？不是从她肚子里爬出来的，又有什么好不好的？原本我还想着，她毕竟也是大户人家出身，是晓得轻重的，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，看现在的情形，她也是糊涂的。咱们这样的家庭，万万不可传出什么虐待庶女的事情。罗妈妈，你将我身边的墨竹送去给三小姐吧。”

“是。”罗妈妈连忙应道。老夫人虽然很少过问府里的事情，却是个外冷内热的人，看不过眼的事情总是要管一管的。如果只是几根细针，拆掉就是了，老夫人这是怕大夫人还会动其他的手脚，传出去妨碍李家百年的清誉。不过，这回三小姐可算是走了好运气了，有老夫人的人在那儿看着，大夫人肯定要顾虑三分，不敢真的将她如何的。

孟氏想了一想，就道：“既然你已经带回来了，拆掉细针原封不动送回去就是，不许对三小姐多言。”

“是，奴婢明白。”罗妈妈应声道。

李未央此刻已经走到了花园，一路上虽然有小丫头在前面引路，她却明显心不在焉的，不知道那几根细针发挥的作用究竟有多大。那细针自然不是大夫人做的，她才会在没摸清自己底细的情况下就动手。细针是李未央自己趁人不注意放进去的，为的是借机会告诉孟氏，大夫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撕开她伪善的面具。就在这时候，对岸的书斋传来了琅琅的读书声，那声音极为好听，让李未央猛地一惊。

“三小姐，那是大小姐领着其他小姐在读书呢！”画眉微笑着说。

李未央看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，画眉以为她还想听，继续说道：“咱们府里的大小姐啊，那可是仙女一样的人，心地又好，才学又好，样样都是出类拔萃的。当初府里的小姐们是不读书的，可是大小姐亲自去对大老爷说，女子也当有学识、懂事理，所以大老爷亲自去远山县请来了最出名的女先生。这等厚待，在咱们大历朝可是头一份呢！”

李未央的手指扶在栏杆上，暗暗捏紧了，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：“是吗？大姐真的很厉害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突然远远地传来一个年轻女孩子的笑声：“那个人是谁？怎么从来没见过？”

李未央远远望过去，见两个花枝招展的少女从对岸的书斋走出来，其中一人遥遥指着自已道。原本不打算立刻与这几个人见面的，然而对方却还是找上门来，她微微一笑——看来历史又要重演了。

“三小姐，这位说话的是五小姐，旁边的那位是四小姐。”画眉小声提醒道。眨眼间，五小姐李常喜已经到了跟前，她穿着一身粉蓝绣襦罗裙，髻上戴了一对精致小金钗，脖子上戴着赤金瓔珞长命锁，鸭蛋脸，丹凤眼，眉心一颗红痣，脸颊微红，笑着启齿，露出细细的小白牙，看着十分的讨人喜欢。五小姐身旁，还站着一个一样粉嫩白净的穿着粉红罗裙的女孩子，眉眼之间与李常喜有几分相似，却生得更温柔些，是四小姐李常笑。

“原来是四妹和五妹。”李未央露出一个天真却又微微带点羞怯的笑容来，阳光照在她的脸上，光华璀璨。

四小姐李常笑听到李未央说话，便和气地笑着与她点点头。倒是旁边的李常喜，露出骄纵的嗤笑：“上来就叫妹妹，谁让你这样叫的？”

李未央眨了眨眼睛，道：“不能叫妹妹？难道要叫姐姐？”

李常喜一愣，随即柳眉倒竖。她上上下下看了一眼李未央，发现她的容貌也算是极出挑的，肤白柔嫩，青丝如墨眉如黛，和她想象中的村姑模样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心中顿时不满起来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故意挑刺吗？”

故意挑刺的人明明是你才对！李未央乌黑的眼睛里有一道冷意闪过，快得让人根本看不透，然而口中只是笑道：“四妹妹，我还要去向父亲请安，别挡着我的路吧。”

李常喜原本以为李未央是个软柿子，一听之下顿时更加恼怒，道：“你一个二月生的灾星，也敢这样和我说话？”

四小姐、五小姐和李未央同样都是庶女，前生的李未央一直不明白，自己从来